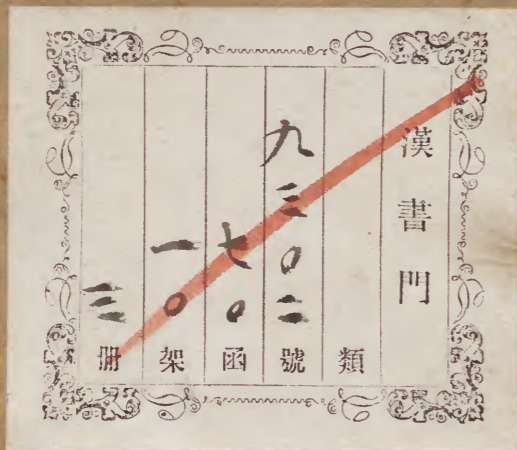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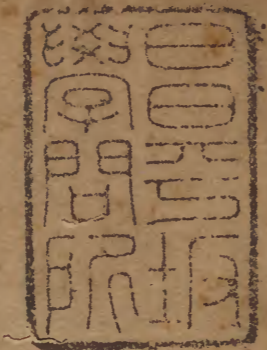


廿二史劄記

三十之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02
冊數	3 (3)
函號	298 3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淺草文庫

陽湖 趙翼 雲崧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時使皇子蒙哥

今名莽齊 扣即憲宗

征欽察其酋八赤蠻逃

於海島蒙哥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甚淺可渡蒙哥

喜曰此天開道也進擒八赤蠻囚之八赤蠻曰水迴期

且至宜早還蒙哥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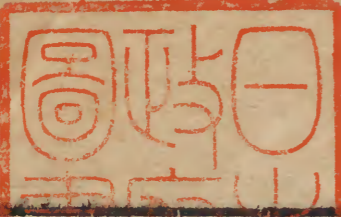
見憲

紀宗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關渡漢江而北至禹山

金完顏合達等拒戰北兵襲之金恒山公武仙一軍殊

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合達命收軍頃

之霧散乃前則前有一大澗闊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



馬滿中矣金史完顏合達傳憲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師次於

河適河水合以土覆之遂渡靈宗紀世祖時遣伯顏今名巴延伐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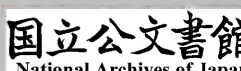
軍至錢塘江觀湖遂駐沙岬杭人方以為潮至當盡溺

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顏傳可見興王之運山川効靈也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紀綱兼能聽劉秉忠姚樞許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屬開國英主然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稍變元史紀傳所載可見也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與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平章中書政事又立制國用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

尚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措克斂財為事史天澤安童等爭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勝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鐵木兒於死有秦長卿者欲發其奸反為所噬斃於獄擢用私人不由部選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據財賦重地竝援引奸黨郝禎耿仁等驟陞同列陰與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戶王著發義憤擊殺之阿合馬之奸始上聞雖命剖棺戮屍而流毒海內已二十年矣阿合馬既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為能鹽鐵榷酤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務搜括



奏用阿合馬之黨皆列要職凡肆惡二年御史大夫玉
速帖木兒盡發其奸始詔誅之未幾又用桑哥再立尙
書省改行中書爲行尙書省六部爲尙書六部恃其得
君嘗拳毆叅政楊寬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誣奏至死
遂以丞相領尙書兼統制使以沙不丁爲江淮左丞烏
馬兒爲叅政奏遣忤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
天下騷然佞諛者方爲之請立碑記功桑哥又奏筭監
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與抗禮臺綱
盡廢銓調內外官宣勅亦付尙書由是以刑爵爲販賣
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爲也先帖木兒所劾始
伏誅統計帝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

此其嗜利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麗臣服卽招諭
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羅繼而有事於南宋攻襄樊攻
涪淪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於闕廣先後凡十餘
年甫訖事又議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忤都洪茶邱
等率兵十萬出海颶風破舟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先
歸盡棄其兵於山島日本兵來凡蒙古高麗人盡殺謂
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其得脫歸僅于閻等三人
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先往招諭爲舟人殺於
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而其時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
役緬國之役瓜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國王陳日烜父
子終逃匿不獲最後師還幾爲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

緬國凡兩征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爲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峴者攻克其木城而國主已逃官軍深入亦爲所截力戰得歸其征瓜哇也初至戰屢捷爲所給遣使入諭其國主殺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領遂旋師統計中統至元三十餘年無歲不用兵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尙有慎重之意遣使議和及既平宋遂視戰勝攻取爲常事幾欲盡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稱雄於千古甫定域中卽規海外初以驕兵圖勝繼以憤兵致敗猶不覺悟思再奮天威迄崩而後止此其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觀之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

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論有一於此卽足以喪國亡身乃是時雖民不聊生反者數十百起而終能以次平定蓋興王之運所謂氣盛而物之小大畢浮故恣其所爲而不至傾覆始知三代以下國之興亡全繫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按元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遇角端始還太宗繼之滅金侵宋西征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迨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時用兵已四十餘年世祖卽位又攻討三十餘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起朔方本有語無字太祖以來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於漢文則未習也元史本紀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先以畏吾字繙譯進讀再付纂定元貞二年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是皆以國書進呈也其散見於他傳者世祖問徐世隆以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傳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書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曹元用奉旨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元明善奉武宗詔節尙書經文譯其關於政事者乃舉文陞同譯每進一篇帝必稱善虞集在經筵取經史中有益於治道者用國語

漢文兩進讀譯潤之際務爲明白數日乃成一篇馬祖

常亦譯皇圖大訓以進皆見各本傳是凡進呈文字必皆譯以

國書可知諸帝皆不習漢文也惟裕宗爲太子時早從姚樞竇默受孝經及長則侍經幄者如王恂白棟李謙宋道等皆長在東宮備諮訪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太子諭令人學伯必卽令人蒙古學逾年再見問所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此可見裕宗之畱心學問然未卽位薨以後如仁宗最能親儒重道然有人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則其於漢文蓋亦不甚深貫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勳舊罕有畱意儒學者世祖時尙書畱夢炎

等奏江淮行省無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彧爲江淮行
省左丞或傳李元禮諫太后不當幸五臺帝大怒令丞相
完澤不忽木等鞠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
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卽大臣中習漢文
者亦少也如小雲石海牙孛朮魯翀夔夔薩都刺等固
當爲翹楚矣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太祖以來無郊廟親祀之禮惟割牲奠馬湏以蒙古
巫祝致詞而已世祖始設神主於中書省用樂遣官致
祭已從中書省遷神主於聖安寺中統四年始詔建太
廟於燕京遷神主奉之而規制未備至元十四年太廟

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冊成請納諸各室帝
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舉行其以冊來朕躬祝之本紀是
成宗以前無此禮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號始躬謝
太廟而時享尚未親祀至大二年尙書省及太常奏南
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尙未舉行今年冬至祀
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請以世祖配從之
本紀然考是年初未有親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
事於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舊名拜奏
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今四十年來未嘗
親享帝悅曰朕能行之乃勅有司定儀制是冬始有事
於太廟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崇天門行事至仁宗太

室卽流涕左右感動詔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見本紀及拜珠傳此親祀太廟之始也而南郊仍未親享泰定帝時趙師魯疏請親祀郊廟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親享卽太廟亦仍不親祭矣本紀及師魯傳文宗至順元年始服大裘袞冕親祀天於南郊順帝至元五年親裸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袞冕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魯閔公爲君時僖公尙爲臣僖公卽位未聞不拜帝乃拜是月亦親祀上帝於南郊本紀統有元一代親祀太廟親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順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世祖定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臺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皆以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中書省爲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時以契丹人邪律楚材爲中書令宏州人楊惟中繼之楚材子鑄亦爲左丞相亦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時惟史天澤以元勲宿望爲中書右丞相仁宗時欲以回回人哈散爲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舊故力辭帝乃以

伯荅沙爲右丞相哈散爲左丞相太平本姓賀名惟一
順帝欲以爲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惟一固
辭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後仕至中書省左丞相終元
之世非蒙古而爲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係同國人
其漢人止史天澤賀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
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員而無左後以崔彥言始設左丞故漢人亦得居之如趙世延本雍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參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
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可見漢人不得居右有參知政事則漢人亦得爲之如王文統李孟俱爲平章許衡姚樞張文謙俱爲左丞其時亦稱宰執如王文統爲平章實默曰此人心術不正不可爲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寧爲行省平章辭曰臣奄腐餘生何堪當宰輔之任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
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

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

韓元壽傳順帝時丞相托克托

奏事內庭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則雖參用漢人而機密仍不得與也鄭鼎傳鼎子制宜

爲樞密院判官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人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力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可見樞密屬僚掌權之處漢人亦不得與也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既見太平傳而世祖初命程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鑿傳可見未下詔以前御史中丞之職漢人亦不得居也中書省分設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設丞相後以和林等處多勲戚行省官輕不足以鎮之乃

設丞相而他處行省遂皆設焉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
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
敢與講鈞禮也成宗本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
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始叅以色目及
漢人文宗本紀詔御史臺凡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
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廁於
廉訪司者僅五之一也其各路達魯噶齊舊名達魯花赤亦以蒙
古人爲之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噶齊漢
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知丞爲定制其諸王駙馬分地
并令自用達魯噶齊仁宗始命以流官爲之而諸王駙

馬所用者爲副未幾仍復舊制文宗詔諸王封邑所用
達魯噶齊擇本部識治體者爲之或有冒濫罪及王相
然亦未聞有以漢人爲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
重國姓之制也

元初州縣多世襲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卽封一人使之世守其
以所屬來降者亦卽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
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如石天祿爲征行千戶旣卒子
興祖襲千戶劉敏爲郎中年老憲宗命其子世亨襲其
職譚澄父資爲元帥因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又
襲職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舊名忙古台襲萬戶趙黑梓以

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
門功襲元帥職段直以所屬鄉社來降命爲潞州長官
世襲洪茶邱爲高麗軍民總管其子萬小襲職仍佩其
父虎符是也然此法可行於朔漠而中原則必用流官
故世祖時廉希憲疏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
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
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亦疏言州縣
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不堪命姚樞亦疏言今當慎
銓選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
二年遂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先是祁
州河南陝西乃世祖爲皇太弟時所封地因姚樞等言
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始有吏治固已行
之有效故至是因希憲等言遂改世襲舊制也又元初
百官皆無俸祿陳祐傳中統時百官未給俸多貪暴祐
獨能以清慎稱至是姚樞又疏奏當班爵祿則黷穢塞
而公道開宋子貞亦疏請給俸祿定職田乃從之後崔
彥又奏乞將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
於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職田之收此又百官給祿之始
也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遣宋子貞耶律鑄至山東
遷調所部官子貞傳及平宋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
行省就便銓注等又詔雲南省所轄州縣官依福建兩

廣例省臺委官銓選以各姓聞隨給授宣勅此各行省
自選之制也立法之始省選公明量才授職多得其人
故李稷謂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
選李稷傳蓋是時中簡之缺仍歸部選而繁劇者聽外省遷
調故部選轉不如省選之量能而授也其後以省選多
弊乃有遣使監選之例成宗初命中書省遣使監雲南
四川海北海南廣西兩江廣東福建六品以下選文宗
時敕中書省御史臺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廣四川雲南
諸行省遷調三品以下官則并及于三品大員矣順帝
時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與
各行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

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福建等處亦依此例
從之則併隣省通融遷調亦委之監選者矣

元代專用交鈔

交鈔之起本南宋紹興初造此以召募商旅為沿邊糴
買之計較銅錢易賚民頗便之稍有滯碍仍用現錢尙
存子母相權之意元史劉宣傳金章宗時亦以交鈔與錢並行
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

一餅民力困而國用亦窮

邪律楚材傳

此鈔之極弊也

按金章宗始用鈔宣

宗先用貞祐寶券未幾積輕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千貫哀宗時更造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

元太宗八年始

造交鈔世祖中統元年又造中統元寶交鈔據食貨志
其法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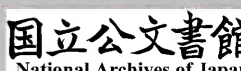
十一 史記卷之三
並從絲例鈔之文以十計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貫計者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抵中統鈔五貫武宗時又造至大銀鈔後廢不行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二鈔每年印造之數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亦見食貨志鈔雖以錢爲文而元代實未嘗鑄錢也武宗時會行錢法立泉貨監領之仁宗以鼓鑄弗給仍廢故有元一代專用鈔其所以能行用者各路立平準行用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

貫五分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銀者可赴庫換鈔有鈔者亦可赴庫換金銀也又立回易庫凡鈔之昏爛者許就庫倒換新鈔增工墨費每貫三分換存之昏鈔則解部焚燒隸行省者行省委官監燒之是鈔之敝壞者可赴庫易新鈔也至元四年世祖詔諸路民間包銀聽以鈔輪納惟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以鈔輪中書省臣又奏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曰可是丁錢田賦皆可以鈔納也此所以通行天下也然鈔虛而物實虛者積輕勢所必然故趙孟頫言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已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

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矣今就元史各傳叅核
 之盧世榮以鈔虛閉回易庫鈔有出無入民間昏鈔遂
 不可行其後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率以應燒昏鈔指
 為偽鈔使管庫官吏誣服見詩皇 韓善勳由是回易庫不敢以新
 鈔易昏鈔張養浩傳民持昏鈔赴庫例 換者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間所存昏鈔又不
 能納賦稅易貨物於是遂成廢紙矣且板紙印造尤易
 滋偽鉛山多造偽鈔者有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達至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權且歸於奸民矣林興 祖傳
 又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脅人財物官吏聽其謀株連
 者數千百家黃潛 傳是刑罰亦由此日繁矣古者以米絹為
 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銀錢

已謂之虛乃又欲以紙鈔代之虛中之虛其能行之無
 弊哉然有元之代民間究以何市易按至元中江淮頒
 行鈔法廢宋銅錢後又敕拘歷代錢餘銅聽民自用然
 胡長孺傳台州歲飢宣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
 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盧世榮傳立
 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
 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
 既造交鈔欲其流通則賦稅不得不收鈔而民間自用
 金銀則實者常在下而虛者常在上於國計亦何補哉

明太祖亦造寶鈔虛其不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交易者罪至死首告
 者卽以所告之物賞之而鈔仍不行永樂中又詔計戶口食鹽納稅課程賦罰
 等物悉輸鈔管杖等罪輸鈔納贖市肆門攤收鈔果園及舟車等稅納鈔昏欲
 以重鈔而鈔卒不行則又為阻滯鈔法之罪至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元年黃



十一 身名言 卷三
福奏洪武間銀二兩當鈔三
五貫今一兩當鈔千餘貫

按宋史蔣偕傳朝廷募民入粟於邊增直給券俾赴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鎮疏言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卽與鈔久而鬻之十纔六七則是時已有留難之弊高宗南渡後置行在交子務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已而日益賤隆興二年陳良祐疏言其弊請發內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換交子卷三并收銅板勿印造未幾戶部又請造五百萬自後歲有加增黃疇若疏言民所得會子折閱日甚州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得一錢時因鈔

法告訐繁興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千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錢視產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雖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減於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欽二帝出降金太宗卽詔廢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餘人及宗族三千餘人北去旣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於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自食未幾又遷鶻里改路趙氏疎族亦多徙上京徽宗薨後金熙宗皇統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欽

封天水郡公欽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詔賜濟之尋又
 給天水郡王子姪婚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統以前俸
 亦不給也海陵篡立又殺趙氏子男百三十餘人世宗
 始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
 子孫於河南祖墓其親族在中都被害者葬於城北咸
 平被害者葬於本處梁肅奏天水郡公本族已無在者
 其餘皆遠族可罷其養濟按二帝徙韓州嗣濮王仲理
 等尚在燕京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謂遠族
 也是二帝之子孫近族皆已被殺無遺也昏庸失國寄
 命讐邦其慘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過矣元世
 祖之平宋也按塔哈舊名阿塔海等入宋宮宣詔至免繫頸牽

羊之禮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活汝當謝恩宋主
 拜畢母子皆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至病愈
 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國
 公此元史本紀所載也而說郭及汪元量所記宋主至
 通州世祖命賜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後赴上都又全
 太后及宮嬪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稱
 是宋遺民錄又載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
 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
 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而學
 佛於土蕃此已見世祖之寬厚然猶曰野史所載未可
 盡信也元史后妃傳宋全太后至京不習風土世祖后

十一 身答言 卷三
爲奏請回江南帝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卽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愛之特加存卹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護者更深矣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播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爲亂帝疑之然僅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而未嘗加害也謝太后薨以其貲產隸中宮可見未薨以前猶未收其貲產也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免征其租張珪亦奏亡宋舊業勿征賦役從之是全后母子私產聽其永爲世業也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又

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言不必予直帝不許可見全后母子田產常畱給其子孫至是始收之而猶必給以價不强奪也順帝時始因脫脫之請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田產賜樞密使僧格失里舊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尙別有田產至是始奪之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羣盜多引亡宋爲口實宜以和尚趙完普及親族徙沙州從之是雖奪其田產而猶終保全之也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趙和尚自稱福王子廣王作亂伏誅亦未嘗罪及宋宗室也至於宋之親族亦待以優禮福王與芮隨宋主來歸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詔與芮家貲之在

汪南者輦至京給之旋以與芮子孟桂襲封平原郡公
趙與票在鄂州降伯顏薦於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見帝
即賜翰林待制賜鈔萬貫歲給其妻子衣糧與票既老
成宗猶官其子孟實以終養是不惟待瀛國公有終始
即待宋之宗室亦多存卹也報應之說固屬渺茫然宋
太祖削平諸國未嘗殺一降王其後以天下授太宗約
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傳其子孫厥
後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孫也高宗南渡
以太祖之後為嗣及臨安之亡則獨免屠戮之慘冥冥
中似有司其契者金之待宋既酷其後蒙古興而金亦
遷汴崔立之變劫后妃宗族降元宮車二十七兩促赴

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餘口在道艱苦更甚於被斂之
時傳金自海陵篡後殺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孫已無
噍類其隨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孫又遭此播遷
元太宗詔除完顏一族外餘皆赦免則不赦者完顏氏
也然則金源後裔存者有幾而元順帝遜歸沙漠後子
孫猶雄長於邊外數百年君子觀於此不能不信天道
之有徵也

元時選秀女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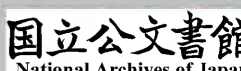
後漢書皇后紀序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
掖廷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相法者載入後宮擇視可否

乃用登御晉武帝博選良家女充後宮使楊后揀選名家盛族之女多敗衣瘁貌以避此選胡貴嬪名芳初入選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是選女之制漢晉常有之輟耕錄載後至元丁丑民間訛言採秀女一時童男女婚嫁殆盡此雖是訛言然必非無因蓋元初本有此制邪律楚材傳太宗時托歡舊名請選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擇美女二十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恐擾民乃止邪律楚材傳世祖時邪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時害民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邪律鑄後又以御史中丞崔彧言并罷各路選室女輟耕錄所記

後至元則順帝時事也或世祖雖罷而累朝尚間行之耳元時并有選高麗女之例文宗以宮中高麗女不顏帖你賜丞相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高麗王請割國中田以爲資奩順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麗女選入宮有寵遂進爲后而其時選擇未已臺臣言國初高麗首先效順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媵妾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明永樂中高麗猶有貢女之例成祖有妃權氏即高麗人也後封賢妃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江蘇田糧之重明史周忱傳謂明祖平張士誠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皆謂



之官田按其租簿征之故蘇賦比他處獨重官田糧至二百六十萬石民田糧僅十五萬石今檢宋元二史究其出來大概明祖所籍偽吳勳戚之田卽元代所賜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賜田卽南宋之入官田內府莊田及賈似道創議所買之公田也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庄等田并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其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後理宗又詔華亭奉宸庄亦助邊費景定四年陳堯道曹孝慶等倡議買公田賈似道主之平江江陰安吉常州鎮江六郡共買

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德祐元年又以閭貴妃集慶寺田賈貴妃演福寺田皆入安邊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別領於官其賞賜臣下則有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又以王積翁使日本被害於途賜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瑯阿不刺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荅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黑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刺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又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雅克特穆爾又奏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

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舊名順帝以完者鐵木兒蘇州田二百頃賜郟王徹徹禿又賜公主不荅昔你平江田五十頃此皆見於元史本紀及各本傳者使本非官田而欲奪民產以賜元政雖不綱亦未必至此可見皆宋末官田平宋後仍入於官故得任意賞賜觀文宗所賜雅克特穆爾者曰平江官地賜魯國大長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元時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浙財賦府又籍朱國珍管明等田以賜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領所又有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并白雲宗僧田

皆不隸州縣此又元時所增官田也及張士誠據吳其平章太尉等皆負販小人以殖產為務凡元朝官田自必盡取而佔為莊田明祖破平江後遂盡籍之又以姑蘇民為士誠守凡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萬三等皆以其租簿為糧額其後又有撥賜公侯駙馬莊田因事故還官者又按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糧亦益重也然則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來出重賦非一朝一夕矣明祖時已知糧額太重洪武七年詔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詔減十之二建文二年詔蘇松官田悉準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則今悉與減免畝毋過一斗然雖有此詔永樂登極仍

十一 身答言 卷三
革除之又遵太祖遺法也宣德五年又詔每畝納糧斗
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十之三正
統元年又詔四斗一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
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減作一斗
本朝又屢有恩減每畝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按元
史雅克特穆爾所奏五百頃田應入官糧七千七百石
則當時官糧正額每畝亦祇一斗五升其以所得餘米
贍薩敦則官賦外之私租也以今糧額較之與元時一
斗五升之正額約略相同而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
於今者何其幸也

按元史張珪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賜諸王公主駙馬
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
爲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
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賣以歸官司交憤農民遠
竄今請田租令民輸之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
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帝不從可見元時賜田之
害民不堪命矣

色日人隨便居住

塔喇齊

舊名塔里赤

本康里人其父從太祖南征至洛陽得白

樂天故址遂家焉沙全世居沙漠其父從太祖平金戍

河南遂家於柳泉徹爾

舊名

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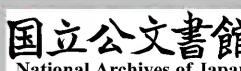
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察罕西域人其父

官河東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脫里海牙
 世居別失八里其祖八刺赤始徙真定抄思奈曼舊部
 人後家于大名虎都鐵木祿本合魯氏後家于南陽囊
 加及乃蠻人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察
 罕特穆爾舊名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其先隨元軍收河南遂家穎
 州之沈邱其父阿魯溫其甥庫庫特穆爾即明史擴廓鐵木兒猶仍其
 本俗名哈台布哈舊名察罕不華本伯牙吾氏父仕台州錄事遂
 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父官廬州遂家于廬皆見各本
 傳又有與漢人爲姻者成宗時御史臺言行省官久任
 與所隸編氓聯姻害政詔互遷之本紀南昌富民伍真父
 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見虞集傳巴延布哈

德濟舊名伯顏不花的斤之母鮮于氏乃太常典簿鮮于侁之女也見
 忠義傳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鄉試如
 台哈布哈中江浙鄉試第一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試江浙鄉
 闈右榜第一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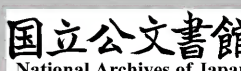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璋舊名賈塔刺璋本冀州
 人張巴圖舊名張拔都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舊名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
 楊朶爾濟舊名楊朶兒只及邁里古思皆寧夏人崔彧宏州人而
 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璋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
 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張榮
 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于



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祝台
 石天麟太宗賜名蒙古台邸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
 弟常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實喇舊名
 刺多鬢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孫亦名虎林赤蓋以
 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
 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舊名楊賽音王實喇舊名
 善刺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舊作昔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
 忽訥特許辰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
 特舊作囊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爾舊名劉哈本河東
 人初賜名哈刺幹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
 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故

雖非賜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蒙古語本紀
 至元九年和禮霍孫奏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
 未有學者及官府文移猶用畏吾字詔自今凡詔令皆
 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又趙璧傳帝命蒙古生
 十人從璧受儒書又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
 上奏之本傳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請詔書用
 漢字帝命以蒙古語詔河南漢語詔福建本紀又程鉅夫
 傳時詔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鉅夫求賢於江浙獨用漢
 字書詔可見是時詔令多用蒙古語若非民間多通習
 豈可以此詔之也至元六年以帝師帕克斯巴舊名八所
 創蒙古新字凡降詔皆用之而各以其國字副之紀事本末秦



十一 蒙古語
起宗傳會立蒙古學起宗學之輒成順帝至元中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字書本紀許有壬力爭止之有壬此尤是漢人通習國語之明証惟其通習故漢人多有以蒙古語爲名者亦一時風會使然也金則國族人多有漢名元則漢人多有蒙古名兩代習尚各不同蓋金自太祖開國其與遼往復書詞卽募有才學者爲之已重漢文至熙宗以後無有不通漢文者熙宗嘗讀尚書及夜觀遼史自悔少時失學海陵才思雄橫章宗詞藻綿麗至今猶傳播人口有元一代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爲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習蒙古語通蒙古文然後便於奏對故人多學之旣學之則卽以爲名耳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初起兵朔漠尚以畜牧爲業故諸將多掠人戶爲奴課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爲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爲牧場者邪律楚材當國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畱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嘗不嚴然諸將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於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連豪占之多張雄飛傳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雄飛爲宣撫司奏之乃詔還籍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臺

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宋子貞又以阿爾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蓋自破襄樊後巴延領大兵趨杭州留阿爾哈雅平湖廣之未附者兵權在握乘勢營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無不據爲已有遂至如此之多也他如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言於嚴實乃罷歸州縣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爲家奴德輝爲河南宣撫使悉遣爲民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爲奴隸雷膺爲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還爲民者數千王

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利用爲提刑按察出之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裕出之爲民此皆散見于各傳者也兵火之餘遍地塗炭民之生於是時者何以爲生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時笞杖之罪多以七爲數至元中史弼征瓜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成宗時臺臣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計五千三百緡准律杖一百七不叙文宗初以緡山民引王禪爲鄉導誅其爲首者餘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賜守關將士又以阿乞刺等拒命杖一百七流遠方囊嘉特以妄言惑衆杖一百七禁錮之也先捏

兵興時俘掠子女貨財杖一百七累朝舊邸饗人有詔
 汰去私雷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
 者皆杖七十七中書平章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一
 百七徹里帖木兒坐出怨言杖一百七宦者拜住侍皇
 太子疹疾飲食不時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撒里不
 花巫蠱案內當死者杖一百七御史大夫脫脫告病未
 奉旨輒去職杖六十七御史臺言官吏合家人受財罪
 止杖四十七緣此犯法者愈多又王克敬傳吏部有履
 歷當陞吏故抑之者為其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
 上不陞今不至是何得不陞蓋其時五刑之目自七下
 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見

刑法志又按至元三十九年令省臺定贓罪十三等枉
 法者五自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起至百貫以上笞一
 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起至
 三百貫以上笞一百七止

元制笞杖以七為
計每十減為七也

元季風雅相尚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
 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為淮南行省
 叅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
 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
 之猶贈白金一鎰

見明史
文苑傳

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酸

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

拱壁

元史小雲
石海溥傳

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臯羽為考官春日

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為首

見懷麓堂詩話

松江呂璜溪嘗走金

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

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

見四友齋叢說

又顧仲瑛玉山草

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

家流連觴咏聲光映蔽江表

見詩選

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托

雅而聲氣所屆希風附響者如恐不及其他以名園別

墅書畫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鎮之清閟閣

楊竹西之不得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

至今猶有豔稱之者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

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

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

相與唱歎于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

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

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

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

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

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

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

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濟州死

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秦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
被害孫搦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
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荆門
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
瑣南班戰死綽羅舊名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會法
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
害布延布哈舊名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
死伊嚕布哈舊名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
屈死穆爾古蘇舊名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
國珍為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
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數帝

前代有一母生數帝者陔餘叢考所載尙未備今更詳
錄於此晉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廢帝陳后
生安帝恭帝北齊婁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諡
之帝三及身為帝唐武后生中宗睿宗宋杜太后生太
祖太宗遼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長子舊名封東丹國為
人皇王後追諡義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幼
子魯呼舊名後亦追諡章肅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
為帝二追尊之帝也金史景祖后唐古氏舊名生和哩
布是為世祖頗拉淑是為肅宗英格是為穆宗此猶是
追尊之帝而世祖后納喇氏舊名生烏雅舒是為康宗

阿固達是為太祖烏奇邁是為太宗烏雅舒猶是追尊
 之帝太祖太宗則創業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
 帝一追尊之帝二創業之帝也又檢元史此事尤多太
 祖第四子圖類舊名之妃唆魯帖尼後道諡莊聖皇后生二子長莽賚
 扣舊名是為憲宗次呼必賚舊名忽必烈是為世祖又世祖太子
 珍舊名真金後追諡裕宗之第二子達爾瑪巴拉舊名達刺麻八剌其妃荅吉
 特刺舊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是為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他如太祖
 光獻后生烏格台舊名窩濶台是為太宗又生圖類雖未為帝
 後以子莽賚扣登極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又
 珍舊名鐵木兒是為成宗而其長

子噶瑪拉舊名甘麻刺雖未為帝後以子伊蘇特穆爾舊名也孫鐵木兒入
 繼大統是為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為顯宗又次子達爾
 瑪巴拉亦未為帝後以子武宗仁宗登極亦追尊達爾
 瑪巴拉為順宗是鴻吉哩氏生三子及身為帝者一死
 後諡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矣至如明宗文宗雖皆武
 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實
 不同母寧宗順帝雖皆明宗子而寧宗母班布爾實舊名
 沙順帝母瑪勒岱舊名邁來的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襲位也多兄弟叔姪互相傳襲太宗
 熙宗亦以安班貝勒舊名諱勃極烈嗣位安班貝勒者最尊官也

然太宗以弟繼兄熙宗以從孫繼叔祖皆未嘗立為皇太子也熙宗始立子濟安為皇太子未幾薨海陵立子光英為皇太子海陵被弑光英亦遇害世宗先立允恭為皇太子未即位薨世祖曰朕子雖多皇后一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璟為皇太孫衛紹王立子從恪為皇太子紹王被弑從恪亦禁錮二十餘年汴京之變崔立立為梁王降元被殺於青城宣宗立子守忠為皇太子三年薨後又立子守緒為皇太子是為哀宗竟亡國統計金源所立皇太子竟無一享國者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至世祖始立珍噶為皇太子未即位薨仁宗立英宗為皇太子即位後被弑於南坡泰定帝立子喇實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為皇太子甫登極即敗廢文

宗立子喇特訥達喇

舊名阿刺忒訥蒼

為皇太子未幾薨順帝立愛

裕實哩達喇

舊名愛猷識里達臘

為皇太子未即位國亡有元一代所

立皇太子亦無一享國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惟元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後俱為帝以弟稱子轉得享國尤屬異聞

弟為皇太子叔母為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為皇太子蓋以皇太子為繼體儲君之名號不論輩行也然以弟稱子名之不正莫此為甚順帝以從母文宗后布達實哩援立之恩極欲尊奉先尊為皇太后繼又尊為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稱尤可笑也當時許有壬力諫不聽

後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遷怒於后安置東安州以死
始則尊之以非禮後則坐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顛倒妄
行固無足責矣

庚申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其見于記載者程克勤
宋遺民錄謂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
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
處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權衡庚申帝大事記謂瀛公降後爲僧白塔寺中
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
六日夜生男明宗

周王和世疎

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

訪知其故因求爲子並載其母歸袁忠徹符臺外集謂

瀛國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爲妻

元史作邁來迪

有娠適明宗逃

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西湖志餘

謂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

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旣

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時有人作十七字詩嘲集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變字讀死

庚申外史謂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

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

舊史名脫脫

在旁曰彼負天下

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余應撰合尊大師

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尙

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瓜驚
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
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
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
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
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以上皆野史
所載未必可盡信然元史本紀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
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
於史館明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
帝登極以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
搆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

是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

布達實哩

舊名下
蒼里

寧立明宗次子寧宗而不立順帝迨寧

宗天而順帝始立則遺民錄等書所載未必無因也按
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
佛於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
五十計其年歲亦不懸殊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
於明宗后邁來的傳何妨畧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
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
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
也

守節絕域

元史伊勒默色舊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於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歸俱見各本傳

郝經昔班帖木兒

奇聞駭見之事流傳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仿之竟有實有其事者蘇武雁書事本烏有特常惠教漢使者謂天子射上林得武繫帛書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時郝經使宋被拘於真州日久買一雁題帛書繫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撥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獲者

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後經竟得歸國卒於途是蘇武雁書之事虛而郝經雁書之事實也程嬰公孫杵臼存趙氏孤之事本史記采無稽之談以新聽聞未必實有其事也而元順帝時有昔班帖木兒者在趙王位下其妻嘗保育趙王後部落滅里滅叛欲殺趙王昔班帖木兒與妻謀以已子觀音奴服王服居宮內夜半夫妻二人衛趙王遁去賊至遂殺觀音奴而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其妻刺八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亦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門是嬰杵臼存趙氏孤之事猶虛而昔班帖木兒夫妻存趙王之事實也元史各有傳郝經事人猶

或知之昔班帖木兒事則鮮知者故摘書於此按宋史宋延廣在福

保時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延廣至京師還其祖侯益此又與嬰梓日之事相類而出於一婦人尤為甚難

元初用兩國狀元

王鶚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仕至尚書左
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元將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家
後薦於世祖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宋
雷夢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咸淳中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又為
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國亡遁去入元亦為翰林學
士承旨是兩國狀元俱為元所用也

縱囚

縱囚事已見陔餘叢考今又得數事後漢書戴封傳封
為西華令有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
期日皆無違者三國志賈逵傳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
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究重
者一人餘皆放之此則竟行縱遣不復治罪者晉書范
廣傳廣為堂邑令劉榮坐劾當死家有老母廣聽歸省
榮如期而返縣堂失火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又喬
智明傳智明為隆慮令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而身
無子智明憫之令其妻入獄并陰縱之或勸之逃兌曰
有君如此何忍累之宋史戚綸傳綸知太和縣每歲時
必與獄囚約放歸祀其先皆如期返元史本紀世祖至

元十年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切踈放限

八月內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見王盤傳

陳天祥知壽昌府冬至日放囚還家約三日來歸獄囚

如期至乃白宣慰司盡縱之陳天祥傳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貴無有過於元魏者蓋魏制子為皇太子其母

必先賜死故登極後反以乳母為保太后其崇奉與皇

太后無二也唐哀帝封奶婆楊氏號昭儀王氏郡夫人

中書奏乳母古無封夫人及內職之例漢順帝以乳母

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以乳母王氏為野王君當時朝議

已非之今宜賜楊氏號安聖君王氏號福聖君第二王

氏號康聖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尚有限制元代則不惟

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趙

氏為幽國夫人其夫鞏德祿封德育公成宗封乳母楊

氏為趙國安翼夫人武宗封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家奴

開府儀同三司仁宗封乳母夫楊德榮為雲國公英宗

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定襄郡王諡忠

愍以上皆見本紀文宗封乳母夫為營郡王見虞集傳哈嗎爾舊名哈麻母為寧

宗乳母故其父圖魯舊名封冀國公加太尉見哈麻傳

安南王居漢陽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遁日烜弟陳益稷

率其本宗與妻子來降詔封為安南國王賜符印居於

漢陽二十七年入覲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謂臣自世祖時來歸賜漢陽田五百頃俾終餘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無所帝亟命還其田天歷二年卒文宗賜諡忠懿

老爺同寅臬司

世呼官長曰老爺稱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來已久然不見於記載惟元史董搏霄傳搏霄營於南皮毛貴兵猝至問搏霄曰汝爲誰答曰我董老爺也遂被殺此老爺之見於正史者也宋元祐中除呂公著右僕射制詞云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子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南宋慶元中余端禮除右丞相制詞云迄予嗣

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爾非以稱同官也及黃震謝黃提舉啓有云托故老以旁詢賴同寅而再葺又宋史趙希懌傳韓侂胄敗後同寅有坐侂胄黨者諸司莫敢舉希懌獨舉之此則以同寅屬同官南宋時已有此稱元史商挺傳帝謂挺曰卿在關中有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中有阻卿者耶又拜降傳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此同寅之見于正史者也宋史李韶傳韶父文饒爲司理叅軍嘗曰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孫子秀傳提點浙西刑獄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司臬事是刑官稱司臬亦起於南宋又元史伊克台伊爾丹傳舊史奕赫抵雅爾丁爲建

康道廉訪使始視事有獄具陳庭下皆前官創制者感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何用此也此臬司之見於正史者也

元史梁兒只傳梁兒只年少為學士同寅如郭貫等諸老皆器重之

牛腹療重傷

布扎爾

舊魯布智兒

從征回回身中數矢悶絕太祖命剖一牛

納布扎爾于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郭寶玉從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納其中少頃乃蘇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砲墜城下矢又貫胸氣垂絕巴延命剖水牛腹納其中乃活俱見各本傳謝睦歡從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刻牛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見謝仲溫傳此蒙古治重傷法蓋借生氣

以續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長生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開肉鑿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歐五代史萇從蒲中流矢鏃入骨工無良藥欲鑿其骨出之從蒲便令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蒲趣之左右皆若不勝其苦而從蒲自若元史張榮為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額而拔出之神色自若趙實喇舊名趙匣刺與宋兵戰鏃入右肩不出主將取死囚剖其肩視骨節知淺深可出即為鑿其創拔鏃出之實喇神色不動俱見各本傳

牛皮船

元史石抹按只攻宋叙州江不得渡乃聚軍中牛皮作
渾脫及皮船乘之奪其渡口又宋兵屯萬州汪世顯從
上流鼓革舟襲破之俱見各本傳

彌勒佛謠言

順帝至正十一年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
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賊蠡起遂至國亡然此謠不自
至正中起也順帝至元三年汝寧獻所獲棒胡有彌勒
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而泰定帝時又先有息州民趙
丑斯郭菩薩等倡妖言謂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
命河南行省鞠治之是彌勒佛之謠已久播民間矣蓋
亂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

弛之所致也

賈魯治河

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
浸淫及於河間為患者凡七八年會脫脫為相專任賈
魯治之十一年四月詔發民夫十五萬軍二萬以是月
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復故道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
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
杙用繩之法至今治河者猶莫不遵用其心力之專精
可謂至矣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為患又百出
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決之後而未潰決之前
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也河之所

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於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令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亂所謂開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

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稽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歲歲修防年年堵築正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病終不去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修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於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

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豈南方之地從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又或謂挽使北流將不利於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於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於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逆行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區區之見頗自謂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當有一勞永逸之利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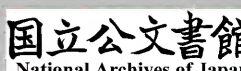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卽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為

簡要其實轉滋贅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彷彿史記漢書之例以叙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為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為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綎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叙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叙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誥讚議論等此以子附父也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其功在登萊則寧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



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卽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

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叙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

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

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闖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爲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十一 只答言 卷三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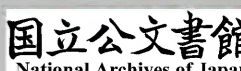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信傳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疑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爲國子祭酒極意嚴

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勲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

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偽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瞻培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寃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為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傳并事无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眾擾畿輔又陳玉璫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偽故郵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璫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巖保護懿安皇后令白

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鱗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寧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為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為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為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十二 吳答言 卷三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
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
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
授尙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
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
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璠獨
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
同帝大喜於是連驪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
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
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
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璠又

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闕哭爭
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
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
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
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
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
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
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
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其王後
其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
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

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璠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璠萼又疏言今日之禮

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爲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矣此考與獻帝之說璠萼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

十二身答言 卷三十一
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
窒碍而不通故琮論一出楊一清卽謂此論不可易也
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旣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琮等傳
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
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
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
允至當之論可爲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
人爲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
妖人張寅爲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

郭勛以書來爲寅囑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
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
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
反噬以議禮犯衆怒爲言帝心動特命張璁桂萼方獻
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爲朝臣
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
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
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
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
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爲李福
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

寅徐溝人張爲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詆爲僞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爲寅卽福達王穉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南蘇州寓元妙觀常州寓楊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尙書家所試奇術甚衆而惜其自投法網改名張寅幾得重禍則以爲寅卽福達諸說紛紛如此作史者宜何從今試平心論之張寅被薛良首告指爲李福達此事在郭勛未囑之先馬錄卽據以定讞非逆知有勛之來囑而預坐福達以謀反重罪也則寅之爲福達不待辯也及勛囑書至錄據以劾勛公侯大臣爲妖人游說其挾權撓政固已罪無可追原不必論福達之真僞

也迨張桂欲藉此爲勛報復則不得不反此獄而以寅非福達爲詞謂朝臣欲陷勛而故坐寅以謀反重罪然後勛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盡翻至頒刻欽明大獄錄以示天下而寅非福達遂成鐵案矣修史者於此中推透當日情事故於馬錄傳旣叙明福達之改名張寅而於傳末又言寅福達姓名錯悞人亦疑之迨其孫李同復以妖術事發跟究由來而福達之獄益信又於唐樞傳載其全疏確指寅卽福達之處歷歷有據而此獄更無疑義於是馬錄諸臣之枉張桂等之誣皆了然其見可見修史時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煥之死

袁崇煥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當時不惟崇禎帝

恨其引我朝兵脅和時帝怒其欲族誅崇煥以何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見如寵傳即舉朝之

臣及京城內外無不訾其賣國者楊士驄平心而論亦

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禍之由其所撰玉

堂薈記云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

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瑞少所結好毀言日至

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羣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

肉者其蜚語皆出自內閣云可見是時引敵脅和之說

已萬口一詞士驄雖略知謗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

中涓何以有此說也直至我朝修史時叅校

太宗實錄始知此事乃我朝設問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楊姓者知之陰縱使去楊監奔還大內告

於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煥於市於是崇煥傳內有所

據依直書其事而崇煥之冤始白使修史時不加詳考

則賣國之說久已併為一談誰復能辯其誣者於此可

見明史立傳之詳慎是非功罪銖黍不淆真可傳信于

古也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周延儒不過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傳未免稍過其始

入閣未見有敗檢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謗議紛然

其再出也蠲逋賦起廢籍撤中使罷內操救黃道周頗

多可稱故王鴻緒明史傳稿在列傳中而今列之奸臣

一 史記 卷三十一
者崇禎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內延儒出視師身
駐通州不敢一戰坐待我兵之蹂躪而歸一時物議沸
騰謂延儒得賄縱敵錦衣駱養性司禮監王德化密以
上聞總兵唐通又嘗面奏於是朝野內外萬口同聲無
不欲食其肉民間至演爲賣國傳奇遂傳徧天下故數
十年中延儒受人唾罵較他相爲尤甚諸臣修史尙是
延儒詬訾未息之時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傳中所
載不過信用吳昌時致其招權納賄及與吳姓相軋而
已無論嚴嵩之險惡溫體仁之陰賊非延儒所能及卽
嗜進無恥之萬安傾陷善類之張璠尙覺罪浮於延儒
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惡轉爲延儒增

其身分也縱敵之說本屬無稽楊士驄之論曰縱敵者
必我能爲敵所畏方肯以賄免當北兵深入所過如破
竹雖禮拜求其去尙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書邊牆曰
文武官員免送當時兵力爲敵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
得賄縱敵之名是何高視延儒輕視敵兵也此論載玉
堂薈記可謂得當日情事而縱敵之說可不辯自明矣
或云延儒因邊警先斂貲遣家人送歸中途爲人耳目
家人姑大言以欺衆謂北兵所賂人以其出自家人之
語遂以爲實云亦見玉堂薈記

按雷縉祚傳延儒招權納賄凡起廢清獄蠲租皆自
居爲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

其幕客董延獻又吳甞傳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欲起之懼衆議乃引甞入閣將其爲銓地延儒又欲起奄黨張捷爲都御史乃爲甞所扼又傅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勛張道濬爲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衆往時糾其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旣入奸臣傳而傳中却又不載蓋王鴻緒傳稿本不列延儒於奸臣中後來修史者始改編然但列之奸臣卷而傳仍未改故傳中不見其奸邪之迹也

劉基廖永忠等傳

太祖本紀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師征陳友諒戊戌克安慶壬寅次湖口敗友諒於九江克其城友諒奔武昌友諒傳亦云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征之復安慶長驅至江州友諒戰敗奔武昌廖永忠傳亦云從伐友諒至安慶破其水寨遂克安慶從攻江州造橋於船尾倒行其船橋傳於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慶乘勝克江州走友諒也而劉基傳則云基贊太祖出師攻安慶自旦及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擣友諒巢穴遂悉軍西上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慶徑擣江州矣與本紀及友諒諸傳不合按趙德勝傳從

太祖西征破安慶水寨乘風派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傳云廖永忠張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陸兵乘之遂克安慶蓋戊戌但克安慶水寨卽徑趨九江仍畱成等攻安慶迨克江州而安慶亦已克復作史者不便瑣屑分別故以克安慶卽係于戊戌耳又張玉傳靖難兵攻東昌與盛庸遇成祖被圍數重力戰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而死是玉死時成祖已潰圍出也而朱能傳云盛庸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能帥周長等力戰拔成祖出則似玉死時成祖尙在圍中賴朱能救免矣或玉戰死後成祖又被圍而能救出之乃兩事耶方孝儒傳謂成祖起兵姚

廣孝以孝儒爲托日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是廣孝未嘗從帝軍同至南都也而卓敬傳則云帝登極敬被執下獄帝欲活之廣孝與敬有隙謂建文若從敬言豈有今日遂殺之則似帝入都時廣孝已在側矣按廣孝傳靖難兵起並未從行及帝登極後廣孝南來出振長洲爲其姊及友詬詈之事當是帝旣卽位廣孝後至敬尙在獄中而一言殺之也又周忱傳土木之變議者欲焚通州糧絕寇資忱適議事在京謂不如令京軍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是此議本創自忱也而于謙傳又云謙奏郟王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則又似出于謙之策蓋忱先

有此議謙以爲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驥傳貴州苗蜂起圍平越等城時驥征麓川回卽命率師解圍驥頓兵辰沅不進御史黃鎬困守平越半載募人自問道奏於朝命總督軍務侯璉大破賊盡解諸城圍是解圍者璉也鎬傳則云保定伯梁瑋合川湖兵救之圍始解則解圍又屬梁瑋矣璉傳則云璉進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是解圍實田禮也蓋是時璉總督軍務瑋爲將軍皆統帥驥鎬等傳但叙解圍之功則以總統爲主璉傳實叙解圍之人則不可沒田禮故於璉傳見之也天啓中汪文言初下錦衣獄鎮撫劉僑止坐文言不令牽引羣臣故少株連據魏大中傳謂黃尊素語僑勿因此起

衣冠之禍僑聽之獄詞遂無所引而魏忠賢傳則謂僑受宰相葉向高教止坐文言蓋向高與尊素各有此議使僑知之也惟洪鍾傳四川賊廖麻子與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鍾招撫之曹甫聽命麻子忿甫背已乃殺之是甫爲廖麻子所殺也而林俊傳則云擊瀘州賊曹甫指揮李蔭以元日破其四營遂擒甫則甫係李蔭擒獲非廖麻子殺之也此不免岐誤又祖大壽一人凡兩次降於我朝據孫承宗何可綱等傳崇禎四年大壽築城大凌河爲我朝兵所圍糧盡力屈大壽與諸將欲降可綱不從大壽殺可綱遂出降是大壽於是時已降矣其後大壽仍爲明守錦州至崇禎十四年爲我朝

十一 身卷言 卷三十一
兵所困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救之大壽尙傳語云當
逼以車營勿輕戰承疇進兵大敗被圍於松山明年二
月城破承疇降三月大壽以錦州降事見邱民仰楊國
柱曹變蛟等傳是大壽先於崇禎四年已降後仍爲明
守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後仍復反正固守
錦州之故則無明文惟邱禾嘉傳謂四年大凌之役大
壽生降請僞逃入錦誘降其城禾嘉在錦聞礮聲謂大
壽已潰圍出也遣兵迎之大壽入錦未得聞禾嘉尋知
其納款狀乃密奏於朝而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
只此一語略見其仍守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傳又
不錯見其事又張國維傳崇禎十年以安慶池州太平

三府別設一巡撫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傳則巡撫安
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
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是安撫
所轄較國維傳稍廣蓋國維傳不過謂添設巡撫原不
必詳叙其地耳惟陳奇瑜傳先已叙明遣劉明善擊斬
金翅鵬及勦永寧之後又云分兵擊斬金翅鵬一傳中
似重複而楊嗣昌傳則又云嗣昌出督師金翅鵬等來
降按嗣昌督師在奇瑜之後或賊中號金翅鵬者有數
人如高迎祥稱闖王李自成亦稱闖王也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喬允升傳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尙書十七人薛

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載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瘕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瘕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源卒於位鄭三俊再爲尙書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其子庶吉士士端並降云而劉之鳳傳末亦有此一段文字並一字不改此二傳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兩卷不及訂正蓋卷帙繁多纂修諸臣不暇彼此叅訂故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祖行事多彷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彷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濠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爲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長傳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卽以漢高爲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

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闕極壯麗卽蕭何造未央宮之
例也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爲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帝悅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
四萬戶於中都卽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
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婁敬請徙齊楚諸大族以實關中漢高從之徙者十餘萬戶分封子
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卽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
弟賈王荆從子澠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
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
賜爵社士卽漢初賜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
藍之獄誅戮功臣亦彷彿醢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
甚者矣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
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
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代
言也此固其聰明天直然亦勤于學問所致下金華後
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
滁州范常謁見卽畱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
平卽召陶安叅幕府十五年克集慶卽辟夏煜孫炎楊憲等
十餘人取鎮江聞秦從龍宿學卽合從子文正甥李文
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從龍薦聘陳
遇侍帷幄呼爲先生而不名其取婺州卽辟范祖幹葉
儀吳沉許幹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

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七筆計其時距起兵纔數年已

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

范常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

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為人也見明史各本傳初下徽州朱允升

請留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雙槐歲珍與陶安論學術

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案補征

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胡閏所題詩大愛之鬻鄱

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鬻宋濂不能飲帝強醉之

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濂此皆未

稱帝以前事也其後親為文賜臣下者毛騏安然陶安

之卒皆親為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傅親為文賜之宋

訥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為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為

文餞之俱見各本傳帝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

傳閱會魯文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又如此文

運其昌乎魯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

試傳是帝之能為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

朝鮮玳瑁筆三吾李質振飢山東帝親作詩餞之鬻以舊

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

韻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

便於檢閱故好之縉帝嘗出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

皆驚縉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子

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

國公帝親製誥文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
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宏
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種史劉仲質改華蓋
殿學士帝親製誥文仲質傳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
淳潤色之蕭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問太子漢七國
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
子時以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
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古之宦豎不過司
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爲常侍等
官自是權傾人主閹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
林大盈庫爲戒論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爲職則引唐陸
贄崔羣李絳等爲訓論戴德葵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
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及傳命劉基子
璟爲閣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閣門使卽儀禮司欲汝以
宣達爲職也基傳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
講春秋左氏傳濂傳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
多採其說南賓傳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
相悖徵諸儒訂正之錢宰傳則帝并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
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况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
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
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
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
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
亮爲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
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
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爲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
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爲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
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爲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
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爲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
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

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爲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
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爲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
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
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
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
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
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
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
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
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
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

十一 吳各言 卷三
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按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徵至京師畱百餘日

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宣至白衣還也胡翰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資歸趙堦陳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逢以文學徵其子掖爲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卽文人學士一授官

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闈十餘年重以皇太子師傅尙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疎逖素無恩眷者如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啓爲戶部侍郎已放歸以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爲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仕布政下獄死孫賈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胡藍之獄

反而誅者英布非英布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爲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卽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卽手刃之曰寧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還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雖長而恃有弟可以

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不得不為身後之慮是以兩興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薶禽獮之計耳胡黨既誅猶以為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藍黨之獄于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猶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謂惟庸曾遣之入海道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獲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書之封績二十三年發訊逆謀乃大著云見李善長傳藍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錦衣衛蔣獻告玉反下吏訊獄詞云玉同曹震等謀變將何帝出耕籍時舉事乃族誅見藍玉傳今按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

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騏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敬楊璟吳禎薛顯郭興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坐藍黨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友文察罕納哈出之子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敬孫興祖其子恪何榮其子榮貴安皆坐死韓政其子勳濮英其子璵曹良臣其子泰此皆見於列傳者胡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族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二錄不可考而胡藍二傳備載其

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并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入賜死胡美因女爲貴妃借子壻亂宮并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摔死於階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畧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叙其戰功而末卽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

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中旣附著其鍛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爲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爲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寧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是節

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維庸同謀者矣蓋維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維庸毒劉基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敕誅之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維庸傳則云占城貢使至維庸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責維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貢使而死矣二傳殊不畫一匿貢使之事維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廣洋則廣洋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

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爲

又活一日

李善

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肆蓋

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

又斟酌輕重務求至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

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錦衣衛

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

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

刑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實重典又嘗與懿文太

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爲樸刑以

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

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爲整頓之術繼以

十二史答言 卷三
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明祖多養異姓爲子

養異姓爲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就惟撫之爲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浹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舉事除一姪朱安一甥朱安外更無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長卽命偕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守婺州柴舍眞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按周舍卽沐英少孤從母避兵母又死太祖

與高后隣之撫爲子軍中亦呼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卽何文輝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爲子馬兒卽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爲子後立功亦復姓柴舍卽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剛欲聚兵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史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又平安傳安亦太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二十餘人今皆無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

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開民耕曠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又徙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選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爲厲階云按黃潤玉以父在徙中請以身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事權其有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爲例其分封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旣困而國力亦不支考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爲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其出仕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祇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爲國宣力此法之最

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穗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模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模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邸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臥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餓死閱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畱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贖後濠未反時亦強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羣盜閔廿四凌十等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越許楚

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懷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竄鑄宸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爲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今按襄王瞻墀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垵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此二王不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墀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也宏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倪岳

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乃

不果召萬歷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畱過李

太后壽節為詞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

子神宗此可見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變

韓王子冲烱勤王赴京亦以救止之寇入河套冲烱願

率子婿擊賊亦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

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為庶人錮之鳳陽是雖赴國家之

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歲

祿而別無出仕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

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

尤甚蓋親王歲祿既多洪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

緝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更定親王

祿猶萬石郡王只二千石鎮國將軍以下以二百石百石遞減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并樂戶

之類俸餉皆支於官楚王孟烷請納還兩護衛以省國力是護衛餉給

撫邵錫檄補充者勿給餉是儀衛司本給餉也郡王有事用鼓吹與親王別城

居者假鼓吹下有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戶于長史司是親王獨有樂戶也是

親王之分例本屬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

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潏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

東昌兖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

神宗子潞王就封請得景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

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奪之民間不

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

張居正入官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鹽井權

茶銀又請准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售賣至為禁食河

東鹽以聽鬻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親王爵者卽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至親王之支子孫封爲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恃歲祿爲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卽無災傷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媵限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表序謂支屬承桃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

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將軍七折鈔中尉以下六折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折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以致坐斲如此靳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爲盜窟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不肖嘉靖中宗室祐楸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爲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歷中宗室戴埴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視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行之

按陳子壯傳崇禎帝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是祖訓原有宗藩出仕之例

其後崇禎中中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賊之難雲南通判壽鉢當

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鞏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為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宗室諸王傳又寶豐知縣朱由楫密縣知縣朱敏汀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武天烈傳此皆萬歷以後許宗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有事或亦有如虢王吳王之為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寵傳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為部所稽萬歷末至崇禎中積千數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寵為禮部尚書特為奏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為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其時鈔尚貴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時鈔已賤故十貫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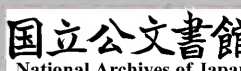
孔友諒傳疏言大小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賢傳正統以前北京漕運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賢疏言降人居京師者實支十七石五斗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

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顧寧人謂其弊在于以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祖遷都北京以漕運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關支惟英國公張輔以功大許北京支領其百官俸米領票後賣與商人赴領每十石止值銀二兩周忱以江南正苦糧重建議量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百官俸折銀之例始此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

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畧也按李長庚傳據

明宮殿凡數次被灾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即受朝於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灾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即位將還



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災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啓六年九月皇極殿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宮殿又爲流賊李白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

宮各四次被災

本紀及楊廷和喬宇沈一貫陳于陞張位等傳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爲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卽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爲皇太子未卽位薨是爲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呂氏所生子爲皇太孫是爲建文帝靖難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爲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係仁孝徐后宣宗母係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尙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卽位

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爲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爲皇后宏治四年生武宗立爲皇太子此乃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爲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卽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爲后明年生慈煥立爲皇太子此亦旣爲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煥二人然武宗雖爲帝而盤游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煥遇國變不知

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

爲皇太子所生憲宗先立祐極爲皇太子所生世宗先立載

壑爲皇太子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

吉矣立嫡建儲古今合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

論者明代諸臣嗷嗷以爭國本爲第一大事其亦未博

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百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

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諡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按周王有燉傳有燉死英宗賜有燉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如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蓋本於有燉之奏也然有燉死如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殉詔諡如貞烈夫人貞順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遂為

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

孝皇后為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明祖初為懿文太子冊冊呂本女為太子妃又初為秦王棧納王保保常遇春女為妃未薨又

冊呂本女為太子妃又初為秦王棧納王保保常遇春女為妃未薨又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議明稗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

尚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諦視久之顧左右曰曩選

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湧幢小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

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

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入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

冊封端

懿安妃又四女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拒嬖倖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光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還凡落選女子貴家爭聘致為重后女弟遂為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嫁貴戚納聘悉却之謂母曰被選後與今元妃同臥起三月外間何等子乃議婚耶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塵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帝許后起微時故為后從官與服甚儉及霍后立賞賜動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

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勲舊則勲而兼戚戚而兼勲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為前鑒本朝選駙馬亦然非但不由勲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云今按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濟寧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寧人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憲宗吳后皆順天人世宗杜妃種彙大興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灤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王妃熹宗

順天人劉妃莊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

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

遠方恐滋擾也陳子龍傳福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去閩里騷然子龍上疏力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閩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畱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考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

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諭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撙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宗之于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呈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寧稅課使劉迪結耆老請畱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譴隨之皆宣宗時事閱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嚴其黜陟而緊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爲守令如宣德中先

擇京官九人爲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爲郡守正統中擇京官十一人爲郡守後多爲良吏爲名臣蓋朝廷旣以吏治爲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畱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况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其後况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魯穆嚴懲之榮反以爲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爲錢塘令人呼爲一葉清

十二身各言 卷三三
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文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爲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衷爲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爲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句容令徐九思爲巡撫所劾吏部尙書熊浹知其賢特畱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覺一時風氣如此故爲守令者無不潔已愛民耻干清議循吏傳序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

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畱而畱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公卿缺則

十二身答言 卷三十三
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
久任爲效明太祖亦嘗仿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
事民乞畱乃遣還丹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
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正皆坐事
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竝復其官惟正并擢叅議永
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耆民列政
績以聞皆復官并賜耆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
人并擢郡守此太祖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畱者
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博野令陳
哲泰安令暢宣礪山令劉伯吉會寧令郭完貴溪令徐
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張璟藁城令徐榮安福令何

澄桐鄉令田玉

以上皆循吏傳

況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

畱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畱巡按奏聞詔
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
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
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尙畱此乎乃請老去凡在
吉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
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畱任莫愚守常
州秩滿亦進秩畱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叅政仍
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旣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
項忠爲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畱詔還任
張瑄爲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畱巡撫陳濂奏聞

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民千餘人乞畱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喪部民乞畱詔起復見耿九疇傳其後有乞畱不允者郭璉為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實從之自是遂為例璉傳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者老數百人伏闕乞畱不聽吳訥巡按貴州將代還部民詣闕乞畱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宣宗因劉廸王聚之邀吏民保畱自後部民乞畱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

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為知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旻武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温州皆賜勅乘傳行皆見循吏傳及本傳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為知府李驥河南王瑩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寧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為知府王源潮州李湘懷慶翟溥南康皆見循吏傳餘無考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為例蹇義傳尋又遣郭敦以

禮部侍郎偕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時未有巡撫官此係特敕考察官吏吾紳

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叅

政者黜之五編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

辰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職者劉辰傳徐琦奉命與工部

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徐琦傳段民為

左叅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墨以聞景泰中亦

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

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還幹并劾鑑朱鑑傳

時已設巡撫又遣大臣考察重吏治也

按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

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

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

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

綬以下便即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

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為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

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

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

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尙書席豫等

分道黜陟金源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

失崇禎世宗即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間吏皆奉

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已見金史條內劉球所謂考察久不舉

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

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導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儒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元史各本傳固亦皆能奏勃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御史之

弊盤查訪緝餽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在乎簡用之得人矣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爲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孝義傳朱煦傳內帝初卽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而立尉繚傳官吏有罪笞以上悉謫鳳陽屯田至萬餘人韓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

警心 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剥皮囊及洪武中所定枉法駐八十貫論絞之律以規切時政見瑞傳 法令森嚴百職釐

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也

按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

子阿散亦剥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永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也同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三十七年楊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義為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為戶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

朝老成接迹蓋劫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宙諸臣適當其隆故福履康強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龐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眾望者矣若專寵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為相十九年劉吉為相十八年已叢物議至嚴嵩為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為千載唾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按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為禮部尚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尚書二十二年王直王翱為吏部尚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

實相稱至明之末造揆席如傳舍臺省如踐更崇禎
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張鳳兵
部尚書十四人張鳳總督被誅者七人鄭欒蓋國運將傾
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罹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
何者矣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
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
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
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鼐
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

巡按擢左叅政彭勗以士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
畿孫鼎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金純以
蹇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
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
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
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叅議後又
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謫戍復大
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
外郎李賢謫官叅政以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爲吏部
侍郎復尚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翱薦由巡撫
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翱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

越以李賢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謫官以王
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叅政韓
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徭肆亂王竑曰雍才氣無雙
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廣以上見各本傳史又稱李
賢爲相所薦引年富軒輓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
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
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
漕糧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
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爲名臣楊士
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

奇才之卽薦爲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爲河南山西巡
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
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
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
恩植黨之爲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耆
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
智明理守正帝聞卽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
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卽令復職宣宗嘗論朝
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
對卽以爲左都御史年富爲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
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

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已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者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衆賢之耳目爲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久所兼官屢加

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揆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鵠等入閣士奇榮相繼歿禮部援故事請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傳可見尋常入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爲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多不許旣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鹿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溥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臺叢語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爲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卽佯爲避倭之

計買宅豫章與嵩子世蕃結姻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
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爲也筆其後亦領嵩
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
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
票至乃出筆及居正歸葬大事必馳驛江陵聽處分明史
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
呈署無異矣韓爌爲首輔魏廣微入閣欲分其權而故
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微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
同寅協恭而責廣微母伴食由是廣微分票擬之權此
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按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

振竊柄時票擬尙在內閣然涂斐疏言英宗時批答
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
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
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
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
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
已瑾傳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
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
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傳此固東
陽自爲掩飾之詞然劉莖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
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

十二身各言 卷三十三 三
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
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
南織造江西窰器並停其內監皆撤回建言諸臣繫
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
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取前諭仍繳進一貫傳可見帝
降旨卽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
故其地尤爲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爲司禮避忠
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窾
要以白忠賢議行官傳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
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
忠賢矯旨敘已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

奪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向高傳可見是
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
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
久已習爲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
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尙以票
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
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旣尊始設中書舍
人取能書者爲之不由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
植黨專權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

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尙書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至翰

林學士禮部尙書按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

者得遷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

甲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爲之如呂原子黨

以蔭補國子生選爲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

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爲首輔

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爲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

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

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

官陞降亦由內閣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

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令入

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

土地民人自崑山余胤始倣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

各編集所職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爲首

領官選監生爲州縣官兼除教職自泰興翟善始三年

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畧

也明史陳修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

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璉爲吏部尙書請自布政

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旣又請御史知縣皆

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怯不敢任事轉啟

黃緣之漸是璉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

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

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傳辰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

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

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惠其營競請令吏部每缺舉一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時王直為尚

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具所屬賢否

以備選直傳崔恭為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

尚書王翱甚倚之恭傳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

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尚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為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

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

得也孔昭傳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

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

選郎各持簿任嵩填發時稱文選郎萬案為文管家武

選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于慎行筆塵至萬歷中孫丕揚長吏

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為至公丕揚傳

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

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

所推用山西巡撫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

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

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溫體仁傳

熊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

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開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爲吏部尙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維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碩宏治二十年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其後天啟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等悉置卿貳萬歷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頽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按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恕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聽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知矣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與現任知府譚友德同蒞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淳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

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葬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酋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淳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還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刺加王母幹撒子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踪跡以重利誘諸番

故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

下西洋爲永樂朝盛事云

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還番可見海外番王入朝與妻偕行是其故俗



文北

